

The Attainment of the Identity between the Ego and the Other in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Subject

Xiaodan Liu¹, Cheng Zhang²

¹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²Shaanxi Commercial School

¹156612120@qq.com

ABSTRAC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emporality concerning the Ability-to-be (Seinkönnen) and Dasein of ego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dialectics. Martin Heidegger thinks, although we are dying as long as we exist, most of us do so by way of falling (Verfallen). It is elaborated in this paper that identity exists between the ego and the other at the authenticity level. The authenticity (Eigentlich) of the ego intervenes through the “particularity” to realize the identity between the individual ego and the world of the other as a universal cause and effect. This important and hidden intermediary is where the ego and the non-ego form a closed integral structure, which makes possible the ac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ego at the height of reason.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ego and the other is directly perceived, and the mutual definitive property under this perception represents as a reinforcement of the “individuality” of the ego. While this “individuality” is confirmed in the form of “particularity”, whose true identity is precisely the embodiment of the universal truth of the reality above all things. The moment an ego separates itself from the world as representation, it is immediately sent to the universal identity of the world as essence through the “particularity”. As it is imperative to expose this Klein Bottle-like structure, many attempts and exploration have been made in this paper.

Keywords: Martin Heidegger, Existentialism, Dasein, Falling (Verfallen)

关于与他者的同一问题，在主体“特殊性”上给予的达成

柳晓丹¹，张骋²

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²陕西商业学校

¹156612120@qq.com

摘要

自我的能在 (Seinkönnen)，与自我的定在的时间性之间的矛盾是辩证法的体现。海德格尔说在“向死而生”的同时，也在“沉沦 (Verfallen)”。本文详实地展示了自我和他者在本真层面的“同一”性。自我的本真 (Eigentlich)，通过“特殊性”作为契机介入点，把个别的自我与作为普遍因果的他者世界，达成“同一”。这个重要的隐密的中介点，是自我和非我形成闭合的一体结构，使自我在理性高度下积极的建设成为可能。自我和他者的对立是直接被直观到的，这种直观下的相互规定性，是对自我“个别性”的强化标注。而这个“个别性”以“特殊性”的形式被确认，“特殊性”其真实身份恰恰又是凌驾万物之上的普遍性的现实真理性的化现。一个自我把自己从表象世界独立出来，却第一时间又通过“特殊性”被送到了本质世界的普遍同一中去了。这个类似“克莱因瓶”的结构有必要被揭示，而本文就在尝试探索这个部分。

关键词: 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此在，沉沦 (Verfallen)

1. 引言

世界是什么呢？世界是人的一个最原始的境遇，人总是在这个世界之中，并且在这世界中有所领会。世界与人一开始就交融在一起，主体与客体是混然一体的。“沉沦”，则是自我无法离开规定性去存在，即使那个似乎抽象的纯我，也以自身为规定性，或者更以规定性为自身。过渡充实到“内容”才能成为“自我”现实的样式，我们称之为“人格”。

人不是孤零零的存在者，人在这个世界生存已经是在世界之中。世界之中存在的人在时间之中谋划自身，而时间性，是让“在者”总是要去“否定”，或者“被否定”，我们称之为“去存在”的本质。这是“定在”的特征，而定在就是始于“否定”终于“否定”。这恰恰是让“在者”返回那个“是”，返回那个抽象的“有”。因此对于“个体”的“存在”与“消亡”，从“普遍性”来说，都通向那个“纯有”的世界。对于“我”来说只有“存在”才是相关的“有”，这让“我”以“个别”成为“使命”的载体，“此在”成为“特殊性地维护”。

2. 此在的使命与特殊性

此在(Dasein)的生存与其它的存在物发生关联，构成了一张此在世界意义之“网”，是此在存在过程中的网。那么我们来探讨一下此在的“使命”与“特殊性”。黑格尔那里个别是通过普遍性的部分和他者建立联系[1]，恰恰是普遍性才使“此在”有了存在的条件和可能，有了所谓“照面(Umgang)”与“相处”，这是此在存在的条件。个别的现实存在——限有[1]，充实普遍性，普遍性不是一个空洞抽象的形而上，而是个别作为整体的完全同一，是给个别予以合理性的基础。存在的“能在(Seinkönnen)”来自普遍性给予的根据，这就是如中国古人说的“天命”。中国先秦把“命”理解为一种“使命”，这就给作为个别的万物以普遍性上的定位，是给予一种普遍性上的存在的合理化。获得这种来自“类”的“命”，就得到“天道”之理或绝对意志的存在应允，因此也有“命名”一事。所以，个别的现实“存在”就是“使命”，也是概念与类的实体化。“自我”则同样是作为人的普遍性概念的化现，“我”的使命就是成为“我”，或者说“我”的“使命”就是阻止“我”的“消亡”(辩证统一)。

而“特殊性”一词，往往让人以为，在个别和普遍性里，它天然归属“个别”，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特殊性”是对普遍性的强调标注，更从普遍抽象“本质”意义上展现“特殊性”，而不是像“个别”更以独立角色“立世”。所以当我们提到“特殊”时反而要紧跟着一个“普遍性”的概念，也就是特殊性是紧紧依附在普遍性的一个代言者，而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角色，是“特殊性”把“个别性”又拔高到了“普遍性”的“形而上”中。“个别性”是对一个整体意志的“否定”与“背离”的力，而其“特殊性”恰恰又使

其指向一个“意义”。一个把“自身”引领到其自身以外的形而上的“整体”的力，这个力又是对第一个力的“否定”，通过两次的否定某物才达成了现实真理性的回归。这于是“自我”作为“此在”在与他者照面中，不停的申述着“特殊性”。言说着“此在”特别肩负的本质的使命。

世界是“去存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世界，只有此在可以对自身的存在和其它存在者的存在有所领悟，并将其揭示出来[2]。杯子之为杯子是无法被觉知的，杯子只有在被人使用时才能使其展现自身。世界是此在因为自身与周遭的关联后呈现出来的关系的总和，这些总和蕴含着此在赋予的意义。如上段所说，个别性是对整体意志的“背离”，这个否定性，才使自在自为的整体意志，以“他者”的中介和这个作为个别性的“自我”照面，才有“此在”的存在。个别性的背离，使得自我成为一种向往“独立”的意志，斗争于绝对意志。

此在申述的特殊性，一面是向“他者”，一面是向着作为概念的“存在者”。“特殊性”成为“中介”，作为本真自我和他者的“中介”。“特殊性”向他者宣告自己作为“普遍性的本质”，向自身的内在本质申诉“此在”所处的境遇。因此，同时意味着“特殊性”也是因“他者”而造就的概念。他者从特殊性关注到在者，在者从“此在”自觉到自身的“特殊性”，这正是“此在”的“未完成”。

特殊性是自我和在者的胎记，当我们说“特殊”时，同时就附加了两个规定：一个是这特殊的归属——也就是在者；一个是背后潜在所指。就是这个潜在所指（他者的场景），是“半隐藏的本质”。而正如海德格尔对此在“好奇、闲谈，两可”的存在，是一种隐藏“特殊性”的过程。表面的共处同在其下呈现的概念，背后有着另一未被揭示的“隐藏的本质”。但是当我们察觉其另有隐藏时，这个“未被揭示”已经被察觉其存在。所以那个未被揭示的特殊性已经不是纯粹的“自在”，是“半隐藏”的本质。在共处同在中，各自都在隐藏的同时窥探着他者，各以一种两可的此在，维持着这个共处。

3. 此在与其它此在的共在

此在与其它此在是共在，也是“牵心”的存在。当人们与家人、老师、同事、孩子……打交道时，总会处有一种淡淡的忧虑之中，心中总有事情放不下。在特定的时候，觉得没有活出真正的自己，做不到真正的了无牵挂。而这种“牵挂”，并不是人自身刻意为之，相反，是此在存在的一种自然的现象。“孤独”成了此在共在下的孤独，如果世界没有其它“此在”，也许没有孤独感。

海德格尔说的，“沉沦”不该以贬义被诠释。世界的各自操劳之间，要用好奇这种“休息的操劳(Besorge)”，建立寻视(umsicht)的照面。这种共处同在以虚拟的本质，让各本自冲突的此在，隐藏为

隐性的对本真得以持续的使命。而支配行动的则是隐性的那个“特殊性”的本质，自我指向这本质对应的自身“概念”，并暗中支配着作为“个别”皈依其事实的普遍性的使命。

驴唇不对马嘴的荒诞，恰恰是维持的土壤。没有误解，恐怕各自此在的护持，瞬间就分崩离析了。正如东方的阴阳易卦干支五行，告诉我们“错”才是生生不息的源泉。“奇”才是“多出”和“少掉”的部分，“余数”是下一轮的“种子”。所谓“业”为“事根”，缘灭不尽则为余业[3]。这个“奇”则为阳，推动着“偶”的共处平衡世界的运动，这是表象世界和本真世界的“相错”。

那么所谓沉沦，并不是某一个高的地方跌落下来，而是说，此在从它本身跌入它自身。此在的本真状态是“去存在”，当此在不再用去存在的方式看待自己时，而是选择走向大众，将自身以一个存在者的方式存在时，这就是沉沦状态。“沉沦”意味着此在的“自在”，将自己看成一个凝固化的，和其它存在物一样的存在者，用大众的标准来要求自身，让“大众”来代替自己选择，用丧失掉自己本真的方式成为自身并沉沦于世。

此在作为个别的否定性，面对的是一个“整体”——自我，和自我之外。那些他者貌似也是以个体个别和“我”照面，而实际此在揭示的是一个“关系代言”的他者，而不是两个个别的照面。此在照面的是一个在因果之中的他者，是一个罗格斯，或者说我是在为他的因果操劳。“他”代表着“整体”却努力隐藏了因果，“我”代表了“特殊”却隐藏了“操心(Sorge)”，这就是“沉沦”。

在不能完全的彼此窥探下，共处的沉沦在一种偶然的巧合性下各自悄悄摆渡着“在者”的“本真”。海德格尔时常强调“在者”的被“抛掷”，这背后揭示的是“主体”的被动一面，不由的让我想到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说的“客观的主体(主体与客体的平衡)”。海德格尔自己则曾剖析“主体”概念，他从古希腊词根里挖掘出“主体”的真正意指是，把一切会聚于眼前的那个基础，所以这里也是被动的。这样就能理解海德格尔为何会说在者以主体身份却是被抛掷，此在一开始就选择了非本真，沉沦倒成了“现成之物”。于是，每个在者的在世，都是未充分具备的。就像那句玩笑话“敌人蜂拥而至，上帝只给了你一把菜刀就催促你出发了”。这种抛掷是普遍的。

4. 在者的被抛掷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是何以让主体的被抛掷成为普遍性的？时间性。康德(Immanuel Kant)从时间性针对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外部质疑，做出了论证。从存在的终极根据——时间，得到了反过来的时间是以必“有”为根据。那么“我”之内“思”，不论从其“存在”到其“内容”，都是时间性的和延展性

的。哪怕一根直线，但是时间性的绵延必然其是有所物的。否则思若为纯粹自身的面对，则必然静止。(先验的未被外部染指，不可能启动知性，因为没有判断的内容也没有了判断的行为)。因为“我”那样是封闭，闭环的，这个闭环是没有“动”的动力，所以康德说笛卡尔的思一定是不脱离外在的“有”的。

关键点“时间”的绵延是流动性的，必备条件是“非闭环”、“非完备”，这是在者被抛掷的根源。中国上古的传说吴刚在月宫里砍桂花树，永远砍不完。这个上古寓言，隐喻着现象世界螺旋式的辩证轨迹。辩证的原动力，谢林一直追问黑格尔但黑格尔没有答复的就是这个辩证的动力(原因是谢林是在黑格尔死后质问的)[4]。月亮走我也走，其实也是，我也走月亮走。个别追逐概念，可是概念也因个别的“动”而跟着发展。这不是形而上的理念，这正是黑格尔不同于柏拉图之处。

同一性——个别直接的存在和概念的同一性，在黑格尔这是辩证的事实而不是感慨。这是如同一切悖论，引领者和跟随者的角色重叠，上帝与万物的重叠，在斯宾诺莎那里已经被注意到，主体的被抛掷一面是个别定在被抛掷到普遍性的他者世界。而这个现实真理性的普遍性，正是显现在自我本真的特殊性的里面。只有自我的“特殊性”里才指示出关于普遍性的最现实的真实。存在不可能产生出否定存在的内容，否则就成为一个循环的矛盾。存在如果产生出否定存在的内容，若那产生这个否定的那个存在被否定了，那这个否定便不存在了。因此这就成了一个结论自否定前提的悖论。所以本真的自我，不可能设定一个真的否定自我的非我世界。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也告诉我们非我是自我设定的，同时非我又是对自我的否定。这就是一个克莱因瓶结构，主体的被抛掷，同时那个着陆点归根结底又在主体的特殊性里被确定和揭示。便是“先天一梦已了真，醒后相识难相认。本是开篇已完满，主客竟然是一身”，更有那个传说中王阳明临终看见的那句谶语“开门原是闭门人”此时应景了。[5]此在的智慧就是要贯通这主客的隔离，这也是“主体”的“自觉”和“理性”点燃。

所谓在者的被抛掷，其本质是因时间性使得在者的“我”不能成为结构上“闭环”和“完整”，总要指向“外在”。用海德格尔的语汇说，所谓被抛掷(Geworfen)，是此在寻视到的“上手之物”的持存的有限，或者作为上手之物的他者的身份的消亡。可以说这是自我意志的客体化的不顺畅，总是处于“新”的现象杂多中。操劳就疲惫于不停的去“综合”与“理性判断”。此在的这种过度的工作，会直接生出“畏”的显现。畏，是“在者”的有限性自觉。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就是以对自我有限性的自觉。

注：

能在(Seinkönnen)，在《存在与时间》中，能在此是指此在(人)在其在世生存之中面向自己的可能性来理解自己，并能够在自己的诸可能性中选择出自己下决

心要实现的可能性，且能够以这一可能性为目的去行动。

类，黑格尔哲学中“类”的概念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外在的思维形式，另一方向指内在的事物本质或共相。

沉沦，沉沦具有三种特性，分别是“闲谈、好奇和两可”。闲谈指的是人们对他们所不了解的事情，学着别人的样子夸夸其谈；好奇是指注目于新奇而无意义的事物；两可指的是人们只关注闲谈和好奇，而不关注实施与行动。

阴阳易卦干支五行，阴阳五行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为古代朴素的唯物哲学。阴阳，指世界上一切事物中都具有的两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力量；五行即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和变化所构成，它强调整体概念。

业，宗教用语，直接推动生命的力量。

上手性（Zuhandenheit，亦译“应手状态”），《存在与时间》里给出定义（1926：70）：它在其上手状态中就仿佛抽身而去，为的恰恰是能本真地上手。

5. 结论：

自我作为个体而存在，其自身的个别性驾驭此在斡旋往返于那个自在自为的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定在之间。个别以本真（Eigentlich）的存在为使命，这个别自我的“本真”之所以有着天然的尊贵，享有此在为之的操劳，恰恰因为其来自“普遍的真理性的基因”。这也是个别的自我能够对抗他者而存在的原因，也就是其“能在（Seinkönnen）”是他与他者的同一，都有着来自“绝对”的加持，其特殊性中暗示的普遍性天命。“个别是存在的所以他应该存在”，这是一个奇妙的逻辑结构，这是一句貌似无理又无意义的话，背后的揭示着那个“绝对”的抽象的“纯有”的自觉，这也是辩证法的核心。海德格尔对“沉沦”予以了其合理性，因为自我与被抛掷到那呈现在因果中的他者，本就有着规定性之外的普遍性上的同一性，这也是“沉沦”的可能性所在，来自同一的意志，能在于个别的定在中。

REFERENCES

- [1]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980) Enzyklopae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 [2] Martin Heidegger, (2019) Being and Time,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
- [3] The Book of Changes, (2011) China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4]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977) System of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 [5]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2011) China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